

当代艺术家风采

一个永远的童话

郝敬堂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一个永远的童话

郝敬堂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永远的童话/郝敬堂著. -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8.3

ISBN 7-80099-308-6

I. 一… II. 郝… III. 艺术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9752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一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125

字数:182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15.00 元

目 录

长天鹤飞高

——走近著名书法家尚鹤芝 (1)

大鹏赋

——访电影文学作家、青年书画家赵鹏 (10)

魂兮归来

——追忆青年舞蹈家任刚 (30)

化腐朽为神奇

——记垃圾艺术家罗军 (44)

为了那个《春天的故事》

——访《邓小平》电视剧作曲王佑贵 (144)

一个永远的童话

——词坛怪杰张俊以写真 (165)

我也说句心里话

——著名词作家石顺义访谈录 (189)

等闲识得画中人

——青年画家张衣杰写真 (208)

永恒的神往

——青年歌手潘军素描 (226)

于艺痴者技必良

——青年书法家毛广淞印象 (240)

长天鹤飞高

——走近著名书法家尚鹤芝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走进尚鹤芝先生的寓所，我脑子里的荧光屏上突然跳出《陋室铭》中的这几行诗句。

驱车驶出繁华喧闹的京城，一路打探着来到清河镇毛纺厂。有约在先，尚先生已在门口迎候。欢迎！久仰！礼貌的寒暄过后，笔者随尚先生曲曲弯弯地走了一阵，钻进了一栋爬满青藤的小楼。楼道很窄、很暗，本来就不宽余的空间里，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各式杂物，需要小心翼翼地攀援而上，给人一种拥挤的情绪。看得出，这是一栋极其普通的居民楼。尚先生居住在最高层，是一套两居室的住房。室内室外感觉上没有多少差异，一样的拥挤，一样的灰蒙。没有气派的客厅和豪华的装饰，没有精美的家具和高档的家电，屋内的布设显示出“寻常百姓家”的朴实。斑驳的四壁上挂满了字画，斗室里弥漫着翰墨的芳香，这宁静而高远的志趣，这执著而不舍的追求，显示出主人与众不同的高雅。

“善读树德风，养气得天寿”，这条幅挂在主人卧室兼会客室的

2 长天鹤飞高

墙上,中间镶嵌着一个斗大的“福”字。像是人生的座右铭,又像是对人生的感悟。窗台上、壁柜上、书橱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奖杯和证书,国内的,国外的,中文的,洋文的,不知这尚老先生干吗要冷落它们,极不公正地将它们置放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里,一任尘埃将它们湮灭。怀着发现宝藏般的心灵激动,笔者执意要将那些尘封的荣誉“发掘”出来,那上面记载着一个艺术家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的成就,记载着成功道路的艰辛和锲而不舍的攀登者付出的甘苦。

——尚鹤芝同志,你的书画艺术成就卓著,特授予当代书画艺术名人荣誉称号。

1993年12月

——尚鹤芝先生:95 跨世纪当代诗书画印作品大联展,你的书法作品已入选,该作品同时选人跨世纪当代翰墨艺术家书画库,诚表祝贺!

1995年12月8日

——尚鹤芝先生:根据你所取得的成就,经有关专家审度,你的传略被编入《中国当代名人录》(国际名人版),谨此祝贺!

1995年3月

——尚鹤芝先生:你的作品一件入选首届盛京杯书画篆刻赴日展,在日本国秋田市展出,并被收藏。

1994年8月

——尚鹤芝大师,惠赠书画作品,经评审为国际书法类逸品,公展于台北市中国艺廊。文耀三台,艺炳千秋,声华四海,道重万邦,谨致最高荣誉奖状,用彰典谟,垂馨百世。

1995年10月吉旦

——尚鹤芝同志：衷心感谢你对三峡工程和库区建设的大力支持和为弘扬民族精神，造福子孙后代，促进三峡地区的繁荣做出贡献。

1993年8月

——尚鹤芝同志：你向灾区人民提供的捐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友爱精神。我们已将你的捐赠如数转交灾区人民群众，谨代表灾区人民表示衷心感谢。

北京市民政局 1993年10月

用这种编年体的方式写人物，的确是败笔，让人看了感到腻烦和枯燥，笔者之所以这样明知故犯，是因为这读来使人感到枯燥的文字，是一个艺术家为之奋斗一生的追求。

十年面壁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1933年，尚鹤芝降生在河北新城县一个偏僻山村的茅草棚里，当他睁开眼睛认识这个世界时，铸造他生命的母亲已撒手人寰，永远地离他而去，那时他还不满两个月。父亲是个乡村郎中，迫于生计，常年流落他乡，尚鹤芝从小被伯父领养。伯父是教私塾的先生，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是远近十里八乡的土秀才。家里没有玩具，尚鹤芝从小和笔砚纸墨打交道，常常把墙上、身上、脸上涂抹得一塌糊涂。“大伯，教我写字好吗？”那天，伯父正伏案批改作业，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童音。伯父停下手中的笔，用惊喜的目光注视着站在身旁的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问：“你真的想学写字？”他认真地点点头，眼睛里闪动着渴求的目光。“行，从今天起，我开始教你学写字。先学研墨，再学握笔，先学识字，再学写字，要用心学，用心练，每天学5个字，写两个时辰。”伯父作了承诺又提出严格要求，他真诚地希望尚家后继有人，将来光宗耀祖。

8岁那年,尚鹤芝上学了,跟伯父学了3年,练了3年,和同龄的孩子比,他的确是“鹤立鸡群”了。尚鹤芝是个懂事的孩子,在学校他深得老师的赏识,回到家又深受伯父的喜爱。老师布置的作业要完成,伯父布置的作业也要完成,烧火、做饭、放羊、拣柴,稍有空闲,他还要帮助伯母做家务。上了4年初小,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区办的高小。高小的班主任老师叫张子福,是清末最后一个老秀才。张先生的字写得好,对学生写字也要求严。那时抄作文用的是小楷,对卷面的评语分4档:甲上、甲下、乙上、乙下,得甲上的受表扬,批乙下的要挨打。尚鹤芝始终是受表扬的学生,深得老师的喜爱。“中国人,首先要写好中国字,连中国字都写不好,将来怎么去发展中国的文化艺术。”多年以后,回味张先生的教导,依然是那么亲切。

1950年,迎着新中国诞生的朝阳,尚鹤芝走出校门。高小毕业了,家里供不起上中学,懂事的他理解伯父伯母的难处,能坚持上完高小实属不易,上中学他没有奢求。

庄稼活,不用学。放下书包,扛起犁耙,沿着父辈们的脚步他无怨无悔地走进田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地对着太阳唱歌,对着月亮叹息。作为农民,他也懂得“写字不能当饭吃”的道理,可他打心眼里喜欢,上山放羊,他用牧羊鞭作笔在地上写,田间地垅休息,他用手指作笔在地上画。最令他难忘和盼望、最能显露他书法才华的是过大年。农村里过年,家家请门神,户户贴对联。这写对联的活家家都找他。他乐此不疲,挥挥洒洒地在对联上练书法。

1951年那个收获的季节,一阵金秋的风吹来一个令人激动的喜讯:河北农学院招收棉花栽培技术员。“鹤芝,咱们也去试试吧?”同村的几个跃跃欲试地同学前来串联和鼓动。“试试就试试。”尚鹤芝虽然报了名,可对此并没有抱希望。他心里有数,全省招收400名学员,仅自己所在的考区就有3000人报考,全省设了

多少个考区？总共有多少个考生参与竞争？自己只有高小的底子，和那些初中生、高中生相比，显然处于劣势。在这百里挑一的竞争中，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分母。分子也好，分母也罢，既然已经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闯闯。

“尚鹤芝，你考中了！”发榜那天，他不敢去看，是前去看榜的同学给他带来福音。山沟里真的飞出了个金凤凰，前来祝贺的有同学，有亲友，有四邻八乡的父老乡亲。

中专毕业后，尚鹤芝被分配到武安县农业技术站。他学的是棉花种植，一同报到的5名同学全部分到乡下，他字写得好，被站长看中，留在了站里当秘书。站里写通知，打报告，办宣传栏全是他的活，他津津乐道，没想到“写字真的还能当饭吃”。

“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县长被打倒了，站长被揪了出来，他同样不能幸免，被戴上“黑笔杆子”的帽子“靠边站”。当时他想不通，这写字也能写出罪过？不能工作了，他每天躲在家里练大字，在那挥毫泼墨的瞬间，他忘记了心灵的痛苦，人间的烦恼。“尚鹤芝，你每天关在家里练大字，是消极革命，是逍遥派。”又一顶大帽子向他头上扣来。“每天给我们去抄大字报。”“造反派”给他安排了工作。这工作不错，既能“革命”，又能练字。那些年，他说不清抄了多少张大字报，可笔下的功夫却有了长足的进步。

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1980年，承蒙组织对知识分子的照顾，47岁长期两地分居的尚鹤芝调到爱人的工作单位——北京第三毛纺厂。夫妻团聚了，可喜可贺，可专业转丢了，他深感遗憾。自己当了大半辈子农业技术员，如今改行当了行政科长，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他偶然若失。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发现了迷失的自我。五一国际劳动节，厂里搞了一次职工书画展，这正是施展才华的好机会，他连夜写了几

幅大字，参加了书画展。“这尚鹤芝是谁？”“就是那个新调来的行政科长。”“字写得不错！”纺织局成立书画研究会，他报名参加，被批准为会员。研究会成立的当年，举办了一次书画展，他写的大字一笔剑以其夺人的气势受到专家的好评。“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是他给“剑”字写下的注脚。

从此，他的业余生活格外地充实起来。上班他兢兢业业地工作，下班后他钻进书房练字，“躲进小楼成一统，任尔东西南北风”。星期天，他天不亮进城，凡能打听到的京城书画展他想方设法前去观摩，精研诸子技法，博采众家之长。刘炳森、黄均、赵家熹、王遐举、崔子范，他逐一结拜这些京城名家，他那“程门立雪”的求学精神，启开了一扇扇紧封的大门。

“人说年过三十不学艺，可这老头子眼看五十岁的人了，却一门心思地迷上了写大字。瞎耽误功夫不说，就这份辛苦也让人受不了。”老伴不理解他这种痴迷，也不止一次地加以劝说。

星期天，孩子们回家了，难得一个合家团圆、共享天伦的日子，尚鹤芝却关起门来练大字。“爸，你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练哪门子字，真是自找苦吃，你不嫌烦我们都嫌烦。”孩子们同样不理解，有时冲他发牢骚。“嫌烦你们以后少回家！”认准一条路，他是十四大马拉也不回头。

那是一个星期天，“九九艳阳天”里一个倒春寒的日子，呼呼的西北风从窗前刮过，飘零的雪花送来早春的消息。天还没亮，为了不吵醒老伴，他悄悄地起了床。“起这么早去哪？”老伴关切地问。“中国美术馆。”“吃了早饭再去吧，我这就起来。”“饭我带上了，路上吃。”“今儿天冷，还是吃点热乎的再去吧。”“来不及了，还有20多里路。”前天从报上得知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一个以“绿化”为主题内容的书画展，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冒着风寒早早地来到美术馆。“请问先生，你是书法家吧？”主持人看了他的签名，从那颇具功力的字体上猜问。“不敢，不敢，我是来学习的。”

“请先生为我们的书画展助兴，题几个字吧？”“可以，但今天不行，我没带印章。”“我们派车随先生到家里取？”“不必了，我明天一定来。”尚鹤芝欣然许诺。题什么词呢？回家的路上，他苦苦地思索。下雪了，雪花装点了一个白色的世界，白色的天空，白色的田野，白色的路径，连思维也变成了白色的盲区，宛如进入了真空带。有了，就是这“真空”了。“真空无生物，绿洲最怡人”。第二天，他当场献艺，将这两个大字献给了组委会。

1992年日本东京都酒文化博览会在北京举行，应组委会的邀请，他将在开幕式上题字助兴。题些什么呢？从来不饮酒的尚鹤芝那天把盏独酌，他想在酒中找到灵感。那天，他醉了，超然物外，神游八极，从“邀月对影成三人”想到“牧童遥指杏花村”，从“李白斗酒诗百篇”想到“西出阳关无故人”。酒，的确是一个文化大系，从古到今，留下那么多绝辞妙章。不停地排列组合，不停地来回碰撞，灵感的火花突然一闪现出来：美酒飘香远万里，华夏佳宾米凡洲。他翻身下床，展纸研墨，写下了这副对联。

文字，文字，文与字既相联又相通，文能哺养精神，字能修身养性。为了使文和字珠联璧合，尚鹤芝静默细察，每写一字，都要写出“气”和“质”。尚鹤芝擅长写大字，最为拿手的还是“福”、“虎”、“和”、“气”，每写一字，都有他独到的见解。福——多福年寿人之所望，积善积德福寿自降；和——和乃立身之根本，家庭幸福之源泉，国家繁荣昌盛之宝，故有天时地利不如人和之说，忆古观今，无不如此；气——多读书以养胆气，少忧虑以养心气，戒发怒以养肝气，薄滋味以养胃气，惟谨慎以养神气，顺时令以养元气，须慷慨以养浩气，胸豁达以养正气，傲冰霜以养骨气，当忍让以养和气，应谦恭以养锐气，莫懈怠以养志气。静默细察可以产生悟性，不断地学习和积累可以产生灵性。尚鹤芝走到哪里学到哪里，外出参观游览，他留心记下碑文和对联，在家看电视听评书，他记下歌词和警句。他始终不离身的那个笔记本，可谓是一本锦言集，上面密密

麻麻地记录着上千条警言名句，这是他 10 多年的积累，也是他的智慧之源。

人间岁月闲难得 天下之交老更亲

文人相重，同行相助，二人之行，必有吾师。这是尚鹤芝的座右铭。他以字会友，广交天下，退休了，依然生活得很充实。

今年 4 月 16 日，尚鹤芝应邀到钓鱼台国宾馆参加首都书画名人笔会，原外交部长黄华前来求字，见黄老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他挥笔写下“乐观”两个大字相赠。遒劲有力浑然一体的大字写毕，意犹未尽，突来灵感，又用小楷写下补白：达观心舒，静观自得，乐观长寿。黄老击掌鼓励，欣然受之。

在那个展板前她站了很久了，看得那样出神，那样专注。尚鹤芝来到她的身旁，“请问，你喜欢这幅字吗？”“喜欢。”对方脱口而出。“喜欢，我回去送你一幅。”“你就是尚鹤芝先生？”“是。”“认识你真高兴，我叫蒋月英，在北航工作，这是我的名片，也请尚先生给我留下电话和地址，改日一定登门拜访。”第二天，这位慕名者来了，尚鹤芝不负所望，接连写了 7 幅。“你喜欢哪幅就拿哪幅吧。”尚鹤芝慷慨许诺。“我全喜欢。”“全喜欢就全拿走。”“尚先生，我儿子要去加拿大留学，还想请你再写几幅。”尚鹤芝没有拒绝，满足了这位母亲的心愿。

在尚鹤芝的影集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是他和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的合影，这张照片自然也是以字结缘。在陈云家的客厅里，只有一幅书法作品，就是尚鹤芝写的“十二气”。于若木说：“这幅字写得好，内容也好，前 6 气养身，后 6 气养性。我们老两口晚上睡觉前念一遍，早上起床后念一遍，受益匪浅。”

“鹤芝先生，收到墨宝，大喜过望。书法写得飘逸，有如行云流水，真可谓是仙风道骨；‘十二气’超凡脱俗，荡气回肠，待装裱后挂

于室内，天天抚摸领悟。听朋友说，先生十分随和，没有当今书法界那种铜钱气，卑以为这十分难得，祈望一如既往，做到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书法固然是艺术，但更是一种修练，不知先生平时如何练笔，盼能赐教。”这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保育钧先生对尚鹤芝的评价。

书法是艺术，是艺术就不能被铜臭熏染。尚鹤芝从不给自己的字标价，他认为艺术是无价之宝，把自己的作品标价出卖就像出卖自己一样令他心里不安。他始终坚持先舍后取的原则，凡喜欢他的作品者，有求必应，凡给他报酬者，多少自便。一位来自台湾的收藏家“请”走他一个“福”字，留下6000元人民币。一位德籍华人儿子属虎，留下重金请他写了一“虎”字。尽管他一字千金，可他从不以字谋财，他追求的是书法的精粹。

给笔者写完那幅“满江红”，尚老先生庄重地在上边盖上那方“尚半耕”的印章。他说，前半生我是在用力耕，后半生我是用笔耕，前半生我耕耘的是土地，后半生我耕耘的是墙壁。有耕耘定有收获，真诚地祝愿“尚半耕”先生在中华艺苑里耕耘出一片灿烂的辉煌！

大 鹏 赋

——访电影文学作家、青年书画家赵鹏

未识其人，先闻其名。

赵鹏，这名字本身就给人一种凌云展翅、傲然于世的气势。赵乃百姓之尊，鹏乃翱翔于天地间的大鸟。这名字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他把“鹏”作为生命的图腾，裹风雨，挟雷电，搏击天地间。好一个赵鹏！

我看过他写的电影，我读过他写的文章，可我第一次走近他并真正认识他，是那次看了“赵鹏书画展”之后。

他不是电影文学作家吗？他不是电影文学剧本的编辑吗？怎么又变戏法似的鼓捣了这个“赵鹏书画展”出来？

不看不知道，仔细一看，还有邪的。画展的大厅里，第一块展板是作者简介：赵鹏，字广厦，号瑞丰轩主，1959年9月30日生于陕西渭南。现就职于国务院。1978年入伍，当过战士、任过文书，提干后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历任干事、秘书、文学编辑等职，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他自幼喜好写写画画，军营文化宣传工作使他与文字和笔墨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80年起便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1987年编写了一部电

影,获得好评。后来又陆续发表了小说、散文、文学评论、报告文学等,编导播出的专题片有《晒海的兵》、《无影灯下的雕塑》等十余部,编辑、拍摄的影视剧本有《少林将军》、《战将陶勇》、《红军东征》、《黄河魂》、《陆军水兵》、《四妹子》等……

既当编辑,又当编剧,还要作诗作文,写字绘画,这家伙究竟有几个脑袋?他要把这文化艺术圈里饭碗全端走不成?他样样来,样样精,真让人嫉妒!

接过他的名片,我有了新的发现:赵鹏——中华文化交流合作促进会理事、北京中侨联文化音像中心总经理。看得出,他近来是弃文从商,这摇身一变,“文化人”又成了“买卖人”。

农民当了,工人当了,兵当了,干部也当了,工、农、商、学、兵他干了个齐全,他还是不满足,于是,憋足一股子劲向书画艺术领域发起了进攻。他自信能够成功,因为他不怕失败。

事实给他一个自我满足的回报。他成功了,在他35岁生日的那天,他居然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门前那醒目的广告牌上,挂起了“赵鹏书画展”的告示。

赵鹏书画展在军博一楼大厅展出,笔者随情趣盎然的观众走进展厅,顿觉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一百多幅展品,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有6尺整张的大字,有宽不盈寸的小楷,高高下下,错落有致。纵观展品,有气吞山河般的遒劲之笔,有行云流水般的抒情写意,有恢宏狂放的自我表现,有今古交融的继承和创新。

开幕式由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李瑞英、罗京主持,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李铎剪彩。不知底蕴的参观者被这与众不同的“规格”给震住了。这赵鹏是什么人?干吗要搞这么个“规格”的开幕式?

隆重而热烈的剪彩仪式在按照原定的程序进行。人们翘首以盼,盼望着一睹这位书法新秀的风采。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下面请本次书画展的作者、年轻的

军旅书法家赵鹏先生致辞。”

赵鹏勉为其难地从罗京手中接过话筒，原本准备了几句开场白，这一紧张，全然不知哪里去了。老母亲千里迢迢从老家赶来参加儿子书画展的开幕式，他想好了把老母亲介绍给前来观展的朋友，抓起话筒，竟忘了个一干二净。这就是他赵鹏，一个精明练达又近乎迂腐的双料角色。

赵鹏书画展结束了，成功与否，观众是最好的评价。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夏湘平看完赵鹏的书画作品后这样写道：“书法艺术是作者功力技巧、学识修养、情感趣味、精神气质的综合展现。观赵鹏作品，不拘陈法，笔随情走，点画腾挪跳动，结字参差见奇，形式多样，风格独特，反映了他对书法法度的理解，反映了他深厚的学识修养，反映了他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展现给观众的这些作品可以说是赵鹏书画艺术之树上结下的一个丰满的硕果。”

上兵——军官——编辑——作家——企业家——书法家，这一次次辉煌的跨越，这一个个成功的花环，像那夜幕中升起的光芒四射的启明星，给那些自学成才的探索者带来一片希望之光。

一

任何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条漫长的艰辛的自我奋斗之路。赵鹏身后的这条路并不平坦。

1959年，年轻的共和国刚刚10岁，经历了“大跃进”的狂潮之后，迎接她的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磨难。就在共和国这段艰难的岁月里，他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上。9月30日是他的生日，他出生在共和国诞辰的前夜。

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是他的故乡的写照。当他睁开眼睛认识这个世界时，出现在他眼前的是白茫茫的黄土岗，井绳轱辘光脊梁，被柴禾熏黑的土炕和土炕上玩泥巴弹弹的小儿郎。长长的渭

河截断了通往外面的小路，黄土高坡关住了外面世界的信息。这里的人没有奢求，安于现状，祖祖辈辈在这块黄土地上繁衍生息。

父母亲是在土坷垃里刨食吃的农民，他们生养了6个孩子，赵鹏排行老二。那是靠天吃饭的年代，8张口吃饭，8口人穿衣，谈何容易！饿肚皮是常有的事，到了青黄不接的时令，还要嚼草根啃树皮。父母亲对他们的孩子们没有奢望，只是希望他们早一天长大，接过他们肩上的犁耙，去耕耘那块并没有多少希望的黄土地。

“爸，我要上学。”到了上学的年龄了，看着同龄的孩子背着书包进了学堂，他向父亲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请求。

“上学干啥呢？”父亲皱皱眉，人惑不解地问。

“上学能做官，将来能吃饱饭。”他认真地回答。

爹咂吧咂吧嘴，从儿子的话里咂吧出一点味道。咱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人，成年累月和黄土打交道，没有人做过官，也没有人吃过饱饭。不就是因为没文化吗？娃说得对，上学能做官，将来能吃饱饭，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父亲下了决心，把他送到了学校。

他羡慕同学们身上背的花书包，他知道家里买不起，从不张口要。他用那根牧羊鞭的绳头编了一个网兜，这就是他的书包，背着它上了6年小学。

学校离家3里路，每天两个来回，他不知道苦，也不知道累，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家里没有钟表，鸡叫了就爬起来上学，他从不偷懒，从不迟到和早退，他是一个品学兼优让大人们放心让老师们喜欢的好学生。

小学三年级那年，他考了个全班级第一，捧回来一张奖状，父亲拿5分钱给他，嘱咐他买包糖，算作是一种奖励。5分钱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他舍不得买糖，用这笔钱买了两支铅笔，把剩余的一分钱又庄重地交给了父亲。

那是一个冬天的寒夜，他眯眯瞪瞪睡醒了一觉，那昏暗的煤油